



名家
名译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

权威翻译 一世珍藏

欧·亨利是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他的小说诙谐幽默、寓悲于喜，具有“含泪的微笑”的独特风格。

欧·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
〔美〕欧·亨利 著 王晋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HENRY

[美]欧·亨利◎著

王晋华◎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精装版/(美)欧·亨利著;王晋华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90-0624-2

I. ①欧… II. ①欧…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9552号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著 者:(美)欧·亨利

译 者:王晋华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 庆

责任编辑:陈若伟

装帧设计:张婷婷

复 审 人:姚莲瑞

责任校对:郑红峰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6(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26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624-2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本序

欧·亨利(O. Henry, 1862—1910年)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也是其艺术成就能与莫泊桑、契诃夫媲美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在他生后留下了一大批非常优秀、内容与风格都非常独特的作品,可称之为短篇小说精品中的精品。正为此,百十年来他的作品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喜爱,使他的名声和作品经久不衰,流传永远。

欧·亨利的优秀短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现实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把自己描写纽约市生活的集子取名为《四百万》,就是因为他认为构成纽约社会生活之基础的是纽约的“四百万”市民,而不是“四百个”富翁。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市井中的人们,例如店员,办事员,医生,穷画家,公司里的经理或是小职员,农牧场的场主和牧人,打零工者,还有无业游民等,当然欧·亨利还有一些揭露和批判美国上层社会的作品,把美国的上层社会写成一个资本家、强盗和骗子三位一体的豺狼世界。比如《人外有人》写强盗、骗子和金融家三人聚在一起,强盗抢来的钱被骗子骗走,而骗子把骗来的钱投资到金融家的企业里,结果金融家买空卖空,骗子的钱还是落进金融家的腰包。金融家没有亲自出马去骗,却是手法更高明的骗子和强盗。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欧·亨利的那些最优秀、最为感人、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都是他的描写小人物的短篇,这些作品被人们传诵不已,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一个个瑰宝,为世人所珍爱。

欧·亨利曾将法国的莫泊桑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因此在这两位作家之间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写作的风格都十分简洁,对生活中

的细节的观察都非常敏锐，描写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穷苦人。可不同的是，欧·亨利具有更丰富更深厚的人性的底蕴，对生活抱着更为积极、乐观、幽默的态度，尽管有时也难免会有无奈和悲哀。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每每有非常生动的细节描写，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作者把他幽默的才能和丰富的感情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出来，使他的作品既具有幽默感，又有很浓的人情味。另外，作为一位文学大师，欧·亨利非常善于讲故事，情节安排得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而故事的结尾又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有的结尾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有的又叫人伏案深思。

欧·亨利的丰富的情感和对世事的认识，是通过他对各种各样的主题的探索和刻画表达出来的。《麦琪的礼物》和《爱的奉献》通过对两对年轻夫妇事事为对方考虑，为对方勇于牺牲自己的描写，歌颂了那种纯洁的、毫无杂念的崇高爱情，故事写得既温馨又感人，成为世人传诵的佳作。《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和《天窗室》描写的则是带有悲剧性的爱情，爱的人爱得强烈，爱得产生出幻觉，爱得可以为对方去殉情，这两篇小说写得亦真亦幻，有着浓浓的诡谲和浪漫的色彩，是从浪漫和幻觉的描写中见出真情，同时也给爱情蒙上了一层悲凉、凄婉的色调。《菜单上的春天》和《绿门》也是写爱情，不过在这两篇里作者更为强调的是情缘的偶合性，或者是巧遇，毋宁说是奇遇。《耗费钱财的情人》和《汽车等待的时候》描写的是社会上的那种庸俗、浅薄的漂亮女子，她们生活的环境和世俗的眼光局限了她们自己，自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结果却是错过了喜结良缘的大好时机，作者对她们是既有同情，又有针砭和讽刺。《华而不实》写的是这样的一位世俗的美男子，他跟那位漂亮、贤惠、知书达理、很有教养的富家女子的偶遇，本来可以帮助他得到那位女子的，结果却被自己口若悬河、哗众取宠的不实言辞给搅黄了。《最后的一片叶子》是描写人世间存在的真情和友情，一个看似已经无用的、穷愁潦倒的老艺人在故事的结尾、在其生命的最后一

刻突然变得无比的高大伟岸，因为他给世界留下了真爱，为挽救那位患病的年轻女子的生命，他用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和才能。《心和手》也是写的这一主题，为了给犯人在偶然相遇的以前的恋人面前留下一点儿尊严和体面，警官在那位恋人面前把自己说成是犯人，而犯人却暂时成了警官，表达了人们之间相互体谅和包容的情感。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有感到窘迫和无奈的时候，《感恩节里的两位男士》和《警察与赞美诗》就生动、诙谐地写出了西方社会中的小人物的这种无奈，在这里有流浪汉的窘迫、尴尬，也有绅士的无奈。译者认为最能体现出作者的幽默才能和对人性的深刻的洞察力的是《提线木偶》，《提线木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医生和就要死去的病人之间的那场对话，两个恶人之间的幽默、诙谐的对白既揭示出了人性中贪婪、残酷、粗暴的一面，使我们深受启迪，又让我们在阅读中间享受到了一种愉悦之情，一种真正的艺术会带给我们的愉悦之情。其实，欧·亨利的许多好的短篇都具有这样的双重的功能，这也正是其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另外，这部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都是我在最近一两年内翻译的，只有《耗费钱财的情人》和《黑榭的卖主》是我二十多年前译的，曾被收在刘捷主编的《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1996年沈阳出版社出版）中，可以说这部《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是我的新译作，它是第一次跟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希望大家在喜欢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同时，也能喜欢这个译本。许多老翻译家的本子，比如说王仲年、张经浩的，至少是在二十多年前就翻译出版了，与他们的相比，我这算是个新译本，所以在译文的语言、风格等方面或许会有一个不同的风貌。

王晋华

2014年8月9日于太原中北大学

目 录

耗费钱财的情人·····	1
黑榭的卖主·····	8
感恩节里的两位男士·····	24
麦琪的礼物·····	30
警察与赞美诗·····	37
财神与爱神·····	45
爱的奉献·····	53
最后一片叶子·····	60
带家具出租的房子·····	68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76
二十年之后·····	81
汽车等待的时候·····	85
菜单上的春天·····	91
绿 门·····	98
华而不实·····	107
刎颈之交·····	114
伯爵与婚礼上的宾客·····	122
一千美元·····	129
重新做人·····	136
公主与美洲狮·····	145
苹果之谜·····	152
艺术良心·····	169

人生的波澜·····	176
女巫的面包·····	183
比门塔薄饼·····	188
信使·····	199
觅宝记·····	204
心与手·····	215
艾基·舍恩斯坦的爱情灵药·····	218
人外有人·····	224
双料骗子·····	238
结婚手册·····	250
提线木偶·····	262
催眠师杰夫·彼得斯·····	276
天窗室·····	284
婚姻的精密科学·····	292
幽默家的自白·····	299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308
牧场主博皮普夫人·····	318

耗费钱财的情人

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有三千名女售货员。玛西尔便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她年方十八，在男士手套部站柜台。就是在这三尺柜台前，她熟悉了人类两大性别中的各色各样的人——到商店来买手套的先生们和为先生买手套的女士们。除了对社会上的各路人的这一广泛的了解，玛西尔还获得了别的知识。她把其他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姑娘的智慧训诫也都听到了耳朵里，并且像马尔他猫那样，悄然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也许是预见到了她日后会缺少良师的指点，造物主在赐予她美丽的同时，也给了她救助自己的聪明禀性，正像造物主在赋予银狐别的动物所没有的珍贵皮毛时，也赐给了它狡黠和机敏一样。

因为玛西尔的确是个不多见的美人儿。她金发碧眼，娇艳欲滴，又有一副窗前烧烤黄油饼的女人们的那种泰然和平静神情。她站在比格斯特商店的手套柜台前，在你伸出手让人家量你的手套尺寸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赫比^①正站在你的面前：在你抬眼看她时，你会惊叹她如何长得了一双密涅瓦^②的充满灵气的眸子。

商店的巡视员离开了这里，玛西尔便嚼她的蜜饯果；若是他又到了她这边来，她就仰面凝视，好像是眺望天上的云彩，脸上浮起甜蜜遐想的笑容。

这便是女店员的那种特有的微笑，我奉劝你还是离它远一点儿，

①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②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除非是你具有铁石般的心肠，愚钝的感觉，和类似于丘比特^①的那种嬉戏情感的本领。对于玛西尔来说，她总是在闲暇的时间里而不是在柜台前，才操起这种微笑；当然，巡视员也一定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笑颜。他们是商店中的夏洛克^②，他们到处转悠是为了找寻罚款的机会。可待看到漂亮的姑娘，他们的眼睛就看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并不仅仅巡视员是如此。就在前几天，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一方面的风流韵事。

有一天，欧文·卡特，一位画家，百万富翁，旅行家，诗人兼汽车收藏家，碰巧来到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替他说句公道话，他逛商店可不是他情愿的。他的母亲要观赏一下这里的青铜和石膏塑像制品，出于孝顺，他只得跟了进来。

卡特朝对面的手套部走了过去，想在那里逛上一会儿。他倒是真的需要买上一副，因为他出门时忘了戴手套。既然他以前从来也不曾听说过手套柜台前调情的事儿，他的这一行为几乎也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在卡特就要走到他的目的地时，他犹豫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丘比特式的调情嬉戏就正在他的面前展开着，这样的事情他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三四个穿着扎眼、举止轻浮的小伙子正倚在柜台前，硬撑着要戴进去中号的手套，柜台前的几个姑娘一副乐嘻嘻的样子，有的甚至已经在跟那个领头的撩逗起来。卡特本想退回去走开，可他已经走得太近了。柜台前的玛西尔已在面对面地望着他，她那双含着诘问神情的眼睛，美丽，湛蓝，透着冷冷的光，恰是南海的浮冰映着夏日的太阳发出的那种光亮。

此时，作为画家和百万富翁的欧文·卡特，感觉到他富于贵族特征的苍白脸庞上，热辣辣地泛起一片红晕。这并非是他缺乏自信而胆

①罗马神话中的爱神，裸体，有双翼、手持弓箭的美男孩。

②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怯了。他脸红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很快地觉得，他已跟追逐着柜台前的咯咯发笑的姑娘们的毛头小伙子们为伍了。现在，他自己也正像丘比特幽会于栎树下那般，依偎在柜台前，真心希望能得到卖手套的姑娘的青睐。他和比尔，杰克，米基^①之流并不再有什么区别了，于是，他突然觉得，这帮年轻人的冒失行为倒是情有可原了，他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对他所受的传统礼仪的蔑视，有了一个要把这一完美的尤物拥为己有的决心。

在手套包好，也付过了钱之后，卡特又逗留了一会儿。玛西尔红红的嘴角边上的酒窝，此时显得更深更美了。所有来这里买手套的男人们，都要这样子逗留一会儿的。她弯起一只胳膊，透过她宽松的短罩衫，她的像普赛克^②一样的秀臂显露了出来，末了，她把胳膊肘支在了柜台边上。

在这之前，卡特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不能自如应对的场面。可是现在，他比比尔、杰克或是米基那样的年轻人显得更为尴尬，他没有机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中碰到这位漂亮的姑娘。他在脑子里极力地搜寻着他从前读过或是听到过的有关售货女郎行为习惯方面的内容。后来他也不知怎么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她们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十分严格地坚持，非要通过正式的介绍，才能彼此认识不可。一想到他要邀请这位可爱贞洁的姑娘进行一次非常的会晤，卡特的心便怦怦地跳了起来。不过，他胸中涌动着的激情给了他勇气。

在泛泛地说了几句友好的寒暄话以后，他把他的名片放在了柜台上靠近她的手的地方。

“你能原谅我吗？”他说，“如果你认为我这样做太鲁莽的话；不过，我可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能让我有幸再次见到你，名片上有我的名字：我向你保证，我是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请求做你的一个朋友，来与你相识的。我能希望自己得到这一殊荣吗？”

①正像我国的张三，李四，王老二一样，是泛称。

②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

玛西尔当然了解男人——尤其是来买手套的男人。她坦率而又笑眯眯地望着他，毫不踌躇地说：“当然可以。我觉得你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的。尽管我一般是不和陌生男人一块出去的。这并不像是淑女的所为。你想在什么时候再见到我呢？”

“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卡特说。“倘若你允许我到你家造访，我将——”

玛西尔发出一阵悦耳动听的笑声。“噢，哎哟，那可不行！”末了，她郑重其事地说，“你只要看上一眼我们的单元房，你就再也不愿意去了！我们三间小屋里住着五个人，如果我带个男朋友回到家里，我就该看我妈妈的脸色了。”

“那么，”已经着了迷的卡特说，“任何一个你觉得方便的地方都成。”

“哦，我看，”玛西尔桃红色的脸庞上，显示出有了一个好主意的表情，“星期四晚上就挺合适的，你能在七点半，到第八大道和第四十八大街交叉路口的拐角处来吗？我就住在那个拐角的附近。不过，一到十一点钟。我就得回家。我妈妈从来不准我们十一点以后还待在外面。”

卡特非常感激地答应，他将准时赴约。临了，就赶紧到他母亲那里去了。因为母亲正在四下找他，想让他给鉴定一下她要买的戴安娜^①青铜塑像。

这时，长着一双小眼睛和扁平鼻子的售货员，走到了玛西尔旁边，满含意味地看了她一眼。“你跟他搭上线了吗，玛西尔？”这位姑娘显得很近乎地问。

“那位先生想叫我同意，允许他到我家来看我，”玛西尔神气十足地回答说，一边将卡特的名片揣进她的宽罩衫里。

“来家里访问！”这位小眼睛的姑娘忍不住地笑着重复道。“他说没说在沃尔多夫请你吃饭，然后乘他的车出去兜风？”

①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啊，甭提你的那一套啦！”玛西尔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总是喜欢那些艳俗的东西，自从那位消防队的水管车司机带你出去吃了一顿炒杂碎以后，你就觉得了不得了。不，他根本没提沃尔多夫；可是在他的名片上有第五大道的地址，如果他要请我吃顿晚餐，我敢打赌，绝不会是在那种便宜廉价的中国餐馆里。”

当卡特开着他的电动小轿车和母亲一块离开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的时候，他用牙咬着下嘴唇，心头感到了些许的痛楚。他知道在他已度过的二十九年的生涯中，爱情第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爱上的人儿竟然会这么痛快地便答应了在街头跟他会面，虽说这是实现他的愿望的第一步，可随之也产生了许多颇费他思考的误解。

卡特对卖货的姑娘并不了解。他不清楚她的家是不是那种几乎小得住不下人的房子，或者是不是家里常常是亲朋满座，人多得放也放不下。也许，街道的拐角处就是她的客厅，街心花园就是她的起居间，街道便是她花园里散步的小径；然而，她于它们中间的恬适自得，大体上正如我的爱人待在她的富丽堂皇的美室中一样。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两个星期之后，卡特与玛西尔于傍晚时分，手挽着手地走进了一个灯光暗淡的小公园里。他们在一处有树荫掩蔽的僻静地方，找到了一条长凳坐了下来。

第一次他用手臂轻轻地搂住了她婀娜的腰身。她也把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轻轻地枕在了他的肩头。

“唔！”玛西尔惬意地舒了口气。“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儿想到这样做呢？”

“玛西尔，”卡特恳切地说，“你一定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真心地请求你嫁给我。到现在你已经对我有了足够的了解，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吧。我希望得到你，我必须拥有你。我对我们俩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一点儿也不在乎。”

“什么差别呢？”玛西尔好奇地问。

“哦，根本没有什么，”卡特很快地说，“只是一些愚蠢的人们才会这么认为，我有能力让你过奢华的生活。我的社会地位是公认的。

我的财富是充裕的。”“他们也都这么说，”玛西尔答道。“这只是他们骗你的话儿罢了。我猜想，你真正的工作也许只是个熟食店里的伙计吧。或者是以赌赛马为生。我可不像我看起来那么的单纯好哄。”

“我能提供出你所需要的一切证据来叫你相信，”卡特轻柔地说。“我需要你，玛西尔。我第一次看到你，就爱上了你。”

“他们也都是如此，”玛西尔听了禁不住笑着说，“至少他们嘴上都是这么说的。如果我能碰到一个第三次见到我，才爱上我的人，我想我可能就会也爱上他啦。”

“请不要这么说，”卡特恳求道。“相信我的话，亲爱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时，你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所爱的女人了。”

“噢，你是个骗人精！”玛西尔笑着说。“你已经跟多少个女孩子讲过这样的话了？”

可是，卡特仍然坚持着诉说他的衷情，最后，他终于触动了深藏在这位售货小姐酥胸下面的那颗难以开启、捕捉的心灵。他的话儿渗透到了她的心田里，这轻浮调笑可本来是她最安全的一道防线的。她用动了真情的眸子望着他。一片暖暖的红晕出现在她那冷冷的脸颊上。颤巍巍地，笨拙地，她像蛾子那般收拢着她的羽翼，她似乎就要准备落在这爱情的花朵上了。于是，她三尺柜台之外的那个世界的晨曦，及其种种美好的憧憬，已经在烛照着她的心扉了。卡特感觉到了她情感上的这一变化，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去抓住这个机会。

“嫁给我吧，玛西尔，”卡特温柔地低语道，“我们将远离这座丑陋的城市，到美丽如画的都市里去。我们将忘掉工作和生意，生活将会是一个过不完的节日，我知道我应该带你到什么地方玩——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你只要想象一下，在那里的海岸边永远是夏天，海水的波浪总是轻轻地拍打着可爱的沙滩，人们像孩子那样快乐和自由自在。我们将乘船到别的海滩上去观光。你可以想在那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于这些遥远的城市中，其中有一个在它的城区里布满了宏伟华美的宫殿和高塔，它们里面珍藏着美丽的图画和雕像，那个城市的街道便是环绕着它的河流，人们外出靠的是——”

“我晓得，”玛西尔突然坐直了身子说。“靠的是平底船。”“是的，”卡特笑着说。

“我早就想到你要说什么了，”玛西尔说。

“然后，”卡特继续道，“我们将继续旅行，去游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欧洲的城市游完之后，我们将访问印度，观光那儿的古老城市，骑骑大象，参观印度和婆罗门的令人惊叹的庙宇，到波斯去看骆驼长队和战车比赛，还有一切其他国家的旖旎风光。难道你会不喜欢这一切吗，玛西尔？”

玛西尔这时站了起来。

“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吧，”她冷冷地说，“时候已经不早了。”

卡特依从了她。他已经对她那变化无常的情绪有所了解，要想反对是没有用的。不过，他还是为他的胜利感到了些许的得意。有一刻的工夫，他毕竟牵系住了这个桀骜不驯的普赛克的心，尽管只是一条像丝一样细的线。他心中的希望加强了。她曾有一次合起了她的羽翼，将她的手轻轻地抚在了他的手上。

第二天，在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玛西尔的好朋友卢露在柜台边拦住了她。

“你跟那位恋着你的朋友进展得如何呢？”卢露问。

“哦，他？”玛西尔拂着她头侧的卷发说。“他已经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了。喂，卢露，你知道那个家伙想叫我干什么吗？”

“让你当演员？”卢露屏住呼吸猜测道。

“不对，他的趣味太低俗了，还够不上那个格呢。他想叫我嫁给他，然后到科尼斐兰岛^①去度蜜月！”

^①此岛位于纽约市的东北部。

黑榭的卖主

杨西·戈锐律师事务所里最为丢人现眼的，就是戈锐自己本人了，他整日无所事事地躺在吱吱作响的扶手椅里挨着时光。他的这间用红砖砌成的歪歪斜斜的小小事务所，位于贝塞尔镇的主要大街上，也显得自惭形秽。

贝塞尔镇坐落在布鲁山脊脚下的山坡上。在它的上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它的紧底部，是浑浊的卡塔巴河，沿着阴郁的河谷，闪烁着黄色的光在流淌。

这是六月天里最闷热的时辰。贝塞尔镇在山峰的阴影里打着瞌睡。生意人也早已歇息了。周围非常的寂静，戈锐斜靠在他的椅子上，能清楚地听到主陪审团房间里传来的钱币的响声，在那里，“法院五人帮”正在玩扑克赌钱。从事务所敞开着的后门那边，有一条在草地上已踏践成的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向法院。就是踏足于这条小径上，使得戈锐倾了家，荡了产——先是输掉了几千美元的遗产，跟着就是老家的房子，后来是他还残存的自尊和大丈夫气概。“五人帮”把他撵了出来。输得精光的他便堕落为酒鬼和寄生虫；终于他挨到了这一天，把他榨干了的那帮人不准他再上赌桌了。他的许多诺言发誓已经没有人再听。每日的牌局还是照常进行，只是他已经被滴贬为不光彩的旁观者了。法院院长，县书记员，喜欢开玩笑的法院帮办，乐天派的律师和一个脸色苍白的“山里来的人”轮流坐庄。身上的毛被剪光了的戈锐，则是很策略地被劝说离开，待毛长丰满了再来。

不久，戈锐就厌烦了这一旁观者的角色，动身回到自己的事务

所去，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在这条倒霉的小路上，一边对自己咕哝着什么。在喝下一瓶从桌子底下拿出的用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之后，他将身子倒在了椅子上，开始用一种既感伤又冷漠的神情，呆视着外面浸在夏日雾霭中的山峦。他现在看到的在黑榭这边山坡上的那一小块白色的地块，就是劳雷尔村，他便是在那附近出生和长大的。也是在那里，戈锐家族和科尔特伦家族之间结下了世仇。时至今日，戈锐家族还活着的直接继承人，就唯有这个被拔光了羽毛和被烧烫过的可怜的东西了。科尔特伦家族这方面，也只剩下一个男性继承人——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他是一个有钱有身份的人，是州议会议员，与戈锐的父亲同辈。他们两家的世仇是这一地区非常典型的那一种，它留下了仇恨，冤屈和杀戮的血淋淋的记录。

不过，杨西·戈锐这个时候想着的可不是家族的仇恨。他那不听使唤的脑袋里，只是在无望地转着如何才能维持他以后的生计和他的这些倒霉的嗜好的念头。近来，他家族的一些老朋友为他解决了食宿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不愿意他买下威士忌酒来这样子灌自己，而他呢却是已经离不开酒了。他的律师业务已经没戏了。两年来，他没有能接到一桩诉讼案，全靠借贷和乞讨过日子。他没有沦落得更糟，只是因为时候还没到。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对自己说——只要他有钱能再下一次赌注，他想他就会赢了；然而，他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他的名声也已经糟得不能再糟。

即便是在他现在的悲惨境遇中，当他想起六个月前买下他的住宅的那个人时，仍然禁不住会笑了出来。买主是两个来自“深山老林”里的古怪人，派克·加维和他的妻子。山里人一提到“深山老林”时，总是指那层峦叠嶂的纵深处，指那最偏远的要塞之地，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匪盗的出没之地，狼和熊的巢穴。在黑榭山脊的一个高岭上立着一间小木屋，这一对古怪的夫妻就在这最蛮荒的偏远之地已经住了二十个年头。他们既没有狗，也没有孩子，来为他们减轻大山里的千年寂寞。派克·加维鲜为当地人所知晓，不过但凡是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像个疯子”。他没有任何职业，他说自己是个打松